

永恆的經書與流動的價值 ——唐詩用《左傳》典故之觀察

蔡妙真*

摘要

典故雖具有穩定的文化意涵，但其見用，最主要還是為了表達作者的立意、題旨，且通常是對現實的反映，因此，用典一事具有高度的闡釋主體性。透過觀察經學典故之運用，可以窺探除了經學家以外，文人對傳統經學之掌握及闡釋趣向。本研究主要觀察二個面向：一是哪些《左傳》記事最常被提及？二是文人用典時，對故實取義之側重，或對故實意義之建構。

研究發現唐詩引用《左傳》典故多集中在「懷才不遇」之集體焦慮，如「泥塗」、「楚材」、「宋都鴟」等典故的使用；或對知音之慕求及感恩，如「管鮑」、「靈輒一飯報」等典故之使用；或陳述仕進受挫的心情，如以「楚囚鍾儀」、「介之推」等人物自喻，凡此皆與唐代士人的出路問題以及干謁風氣很有關係；亦即對唐詩人來說，《左傳》的經義重點不是尊王，不是攘夷，其目光所注乃在「行路（仕途）難」史事。這說明經書的意義是流動的，視「闡釋者」之焦點意識而各有側重甚或意義之變動；其次，詩人用典未必恪遵原典意義，則唐人解經勇於「疑」，敢於直尋義理的轉變，於此或可略窺一二。

關鍵詞：典故、唐詩、左傳、經學

*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ternal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Fluid Values

— An Observation of Tang Poems with the literary references from "Zuo Zhuan"

Tsai Miao-Chen*

Abstract

Literary references usually have stable cultural meanings, meanwhile, the subjectivity in explanation. That's because their most main function in the text is to express the author's intention, and ordinarily they are not just the quotations of past but the reflections of the present. In this base, the study of literary references could indicate, beyond the classical scholars, the litterateurs' inclination toward the explanations to Confucian classics. It will help us to realize that how the values or so-called meanings of Confucian classics changed or developed.

This research mainly observes two aspects: which literary references from "Zuo Zhuan" are most often mentioned, and the inclination toward the explanations to those literary references.

The most often mentioned literary references from "Zuo Zhuan" quoted in Tang Poems concentrates in great anxieties about 'talents buried in a napkin', then, either earnestly admires or grateful to a bosom friend, or frustration on official careers, these are related to the official future of the intelligentsia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following atmosphere of seeking official preferment or favors.

In other words, to the poets of Tang Dynasty, it's not the subject of "Zuo Zhuan" that honor the king and drive off the barbarians, but all kinds of the difficulties in official careers, even life itself. This indicates the valu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are fluid, part of them depends on the focal awareness of the readers, in the same time, explainers. The fact that poets of Tang Dynasty didn't strictly obey the original story or meanings of Confucian classics can be an index sign about the atmosphere of arbitrary explanations to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classical scholars circle 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 literary references, Tang Poems, Zuo Zhuan,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永恆的經書與流動的價值 ——唐詩用《左傳》典故之觀察

蔡妙真*

一、序論

(一) 典故與文化

典故可謂文化意義上的活化石。一時之事見載史籍經典乃至眾口傳誦，逐漸成為典故，又為後人反覆借用、融攝甚或進行反思，使得典故本身既有其核心意義，又有歷代層累積淀的新意涵，形成一種語言運用上的特殊現象，更是文學創作常見的特色，以是《文心雕龍》有「事類」專篇探討之：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

該篇考溯《周易》、《尚書》已有徵引古事成辭之事實；其下則細數屈、宋、賈、馬以降「捃拾經史」而使文章「華實布濩」乃至成為「後人範式」之功。可見典故之使用甚早，且歷時而不輟，成為哲理、創作兩領域常見的現象。

典故既是人事時地物的濃縮，常具有特定指涉，依《文心雕龍·事類》篇所云，用典之術，似乎只為「明理」、「徵義」，稍稍忽略了運用典故時，兩兼讀者及創作者身分的文人，其闡釋的主體性問題。

典故之形成，由源頭至援引成「流」，需要時間，這之中，就牽涉到「消長、

*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增減」的問題——有些典故逐漸褪色，終至在文人哲士筆下消失；有些典故又為了某些因素突受重視，飛舞於筆墨翰場；意義的增減更是用典的一大問題：

典故一經徵引，寫到別人的文章裡，那時的典故不再是它們自身了，而是作者眼中筆下改造過的典故了，也就是揉進了作者思想觀點的典故了。¹

作者所處的時代條件不同，通過典故所看到的東西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也是不同的。²

創作者對典故之使用，具有高度的闡釋主體性，這使得典故呈現出來的意義，既有一定之氛微，又具有創作者個別之視角，它可能強化了某個面向的意義，也可能擴大或刻意忽視某些意涵。如此一來，典故之存在，就不僅止於為了「修辭立其誠」的哲理說喻，更不僅止於文學美化的功能，它其實是「文化」的具體呈現，可考古，可證今，它，的確是個文化的活化石。因此，「用典」，除了最粗糙的炫學、凝鍊文字等目的之外，更應注意的是它的「隱喻」功能，典故雖具有穩定的文化意涵，³但其見用，最主要的還是為了表達作者的立意、題旨，而且通常是對現實的反映：

用典時，會把典故語境帶進來與現實語境構成一個對照。⁴

有時明明是現實的事，也要改頭換面，放到典故中去說。⁵

典故這種「依現實而用」的功能，讓前代發生的典例故實，成了流動的文化載器：

典故的隱喻理解涉及到文化，那麼不同的文化語境的人其審美品味期待等

¹ 董志新，《典故的運用》（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初版），頁40。

² 同前注，頁69。

³ 董志新前揭書云：「典故，作為一種語言現象，一旦形成，其內容和形式都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不僅可以持續幾年，幾十年，而且可以持續幾百年，幾千年。」（頁136）。依陳學祖〈典故內涵之重新審視與稼軒詞用典之量化分析〉（《柳州師專學報》，第15卷第3期（2000年9月），頁16-23）一文，典故內涵至少應有四要素：有價值取向的典例故實，具有故事性內涵，穩定的文化形態，以及具有言外之意，不能依字面意思直解等。要素之一即為「穩定的文化形態」。

⁴ 羅積勇，〈用典中的蘊含之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頁87-90）頁89。

⁵ 同前注，頁90。此處說的是有所避忌、不得不藉故實曲隱微說之的情形。

都完全不一樣，典故存在于獨特的文化環境之中，與環境息息相關。⁶

因此，「用典」一事，材料雖古，目光所注，卻往往是「今」，這又回到用典者的主體性層面，與經書之詮釋實有會通之處。

(二) 用典與經學闡釋

經學的產生，其實一直是在「致用」的大思維底下運作的，經學之所以稱為「經」，意謂其中具有「永恆」的價值核心。但在「以文治之」⁷、「垂誡後世」的想望中，歷代經學家對經義的闡釋多少有了出入。用典又何嘗不然？要「用」典，須先「識」典，然後「釋」典，之後才能進行創作上的揉捏安置，因此，文人在詩歌文章裡安插經書典故之前，必定得先讀過經書（至少需「聽聞」過該書故實或成辭），然後對該典故有自己的詮釋角度，這一連串發生在創作行為前的「前理解」，正是文學家對經義的闡釋活動，實可視為經書的另類「義疏」；當然這種闡釋不免溶滲了文學家所處時代的特定文化視野，或其人本身的個別境遇，尤其詩歌的主要特質為「詠物託志」，如果將「物」之定義放大些來說，應涵蓋詩中所言及之人事時地物，凡此皆為作者「義主文外」的寄託；尤其當某些人物、事件或時空被典型化之後，它就已成了特定的「象徵」。當這些「象徵」見諸文人作品時，已不只是修辭技巧，而是更有其意趣在；這意趣，與作者生活經歷有關，且往往才是作者「欲言又止」、「一言難盡」之關。

因此，藉由典故，當可尋繹作者「以彼喻此」、「以之自況」的情懷；可以觀察這些「舊時往事」如何澆「眼前人」之塊壘？透過用典觀察，可以窺探正統經學家亦步亦趨之訓詁註釋以外，文人對傳統經學之掌握及闡釋趣向。當然，不論就文本的性質或闡釋的目的而言，「用典」與「注經」有其本質上之不同，其闡釋之自由度與方式自然有異，因之，本文旨不在藉唐詩探討唐代經學的旨趣，而是立基於典故的「活」性（同源同事不同用⁸）以及創作者的「活」性（闡釋與化

⁶ 白民軍，〈典故的隱喻文化透視〉，《唐都學刊》第20卷第4期（2004年7月頁135-137）頁137。

⁷ 《新唐書》卷198〈儒學傳〉：「武為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按：指安史之亂）已定，必以文治之。」

⁸ 辛夷，成志偉主編，《中國典故大辭典·序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初版），頁3。

用之主體建構性)，進行經學文化史之觀察，側重在經書為文人所「用」時，所呈現的價值流動性。

(三) 本文研究進路

就時代而言，唐代被認為是「經學不振」卻是「文學鼎盛」的年代，⁹經學衰微的狀況，連唐人自己都有所警覺：

（楊）瑒又奏曰：「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無甄異，恐後代便棄……」¹⁰

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寢已微滅。¹¹

這個時期最受矚目的經學成就為《五經正義》之編纂，但後人對其評價卻是：

隋唐治經，最大的成就就是義疏之學，此外並無任何弘揚經義的偉大著作產生，縱使《五經正義》，也只能說是一種編纂貫穿剪裁的成果而已……受到唐代科舉明經的影響。為了帖經，只重記憶，不講究思考，當然不求貫通經義，很少專心為治經而治經，致缺乏有深度的著作。¹²

⁹ 唐取士法中，「明經不為世重，而偏重進士。」「唐之帖經，猶漢之射策，其學既淺，而視之又不重。所重視者，詩賦之辭，實務之策，皆非經術。」詳參皮錫瑞《經學歷史》（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初版）頁210及274。因此，皮錫瑞雖以「經學統一」、「經學變古」時代稱唐代經學，卻以「經學積衰時代」稱宋之經學，「積衰」者，由魏晉之「中衰」漸積至唐宋，蓋有一落而不起之意。

¹⁰ 《舊唐書》卷185〈良吏列傳·楊瑒傳〉，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初版，頁4820。

¹¹ 韓愈，〈與孟尚書書〉，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02年，二版），卷3，頁126。

¹² 李師威熊《中國經學史論》（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278。此外，日本漢學家野間文史也認為《五經正義》絕大部份皆承襲隋朝劉炫的《五經述議》，成於唐人之手者不多，詳參〈《五經正義》之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5卷第2期頁1-20）

唐代取士九經¹³中，以《左傳》最不受士子青睞，堪稱「衰微中之衰微」，¹⁴但其記史敘事的特質，於經書中故事性最強，最易於形成典故。¹⁵另一方面，唐代鼎盛的文學創作中，「詩」幾可稱為全民運動；因此，本研究以《全唐詩》作為觀察範圍，以《左傳》典故作為觀察進路，就「鼎盛」以察「衰微」，或可提供不同於傳統經學研究的視角。

本研究所指「典故」，依《辭海》及《中國典故大辭典》之定義，指「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本研究觀察的對象特別著重在「故事」的部分，至於「成辭」以及神話傳說部分，通常已變成相沿成習的語典，除非用法特殊，別出新意，否則不另行舉例討論；某些看似出自《左傳》的「有來歷出處的詞語」，如果只是取字面義，亦不視為典故處理。¹⁶

觀察的面向主要有二：一是《左傳》哪些記事最常被提及？詩人愛用哪些典故人物來仿同？這點主要觀察時人對《左傳》故實的趣尚；二是作者的用典問題，包括對故實取義之側重，或對故實意義之建構，這點主要觀察文人對歷史事件評價的延伸、放大或翻案，是最能體現詩人對經義之詮釋甚至反思的部分。

¹³ 唐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合為九經，設學於國子監，亦以取士。《新唐書》卷 44〈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頁 1159-1160）《舊唐書》卷 165〈柳公綽傳〉曾載：「（柳公綽子仲郢）以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頁 4307）同書卷 189〈儒學傳〉：「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為『九經庫』。」（頁 4952）卷 192〈隱逸列傳〉說當時被稱為「真君子」的王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頁 5118）

¹⁴ 除注 10 所引楊瑒之奏外，皮錫瑞《經學歷史》亦云唐士子因「《禮記》、《左傳》為大經……《左氏》文多於《禮記》，故多習《禮記》，不習《左氏》。」，頁 210。

¹⁵ 就典故的定義來說，典故是「詩詞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中國典故大辭典序言頁 3》）；就典故的內涵要素來說，「其產生的歷史文本具有故事性內涵」（陳學祖前揭文，頁 17）；就用典的歷史來說，譔東飈〈唐前詩歌用典考察〉提到戰國時期屈宋騷體詩大量引用神話、傳說及歷史故事；漢人用典以稱引經傳為主；至建安時期，「專以歷史故事為題材」（頁 57-59）。可見，不論就定義、要素或用典實況，「故事性」正是其交集所在。

¹⁶ 依陳學祖前揭文，典故內涵第四要素為：「在詩詞文中，具有深層含義，即言外之意，不能依字面意思直解。」（頁 17）。詳參注 3。

二、唐詩裡的《左傳》典故

(一) 焦點事件

依據「詩詞典故」網頁所列，¹⁷《全唐詩》中出於《左傳》的典故詞語有三百一十九個。但逐一檢視，發現其中有事典相同者，¹⁸有不同典故卻出於同一記事者，¹⁹合併之後，得唐詩取用《左傳》記事一百九十一則。令人訝異的是，這之中最常被提及的事件竟然是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之事：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²⁰

晉悼夫人慰勞築城役夫吃飯，絳縣有個老人因無子可服役，只好拖著年邁之身參與築城，也在受饘之列。老人的年紀引起眾人好奇，最後靠著幾條線索拼湊出他應當已高齡七十三餘。年高卻猶得事乎泥塗苦役，執政大夫趙孟趕緊為己之失職

¹⁷ <http://cls.admin.yzu.edu.tw/ORIG/>

¹⁸ 包括語典或異而實指同一事同一義者，如「贈策」、「繞朝策」、「秦人策」，皆出於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一事。另有「同源同事不同用」者，如「泥塗」與「絳老」二典，皆出於襄公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之記事，但一取「屈居下位」之義，一取「年老」之義。

¹⁹ 如定公四年申包胥哭秦庭以救楚事，就發展出「封豕」、「長蛇」、「申包胥救楚」、「哭秦庭」等兩類典故；又宣公二年「趙盾驟諫靈公及靈公見弑」記事，則發展出「一飯報」、「一餐報」、「倒戟」、「翳桑顧求」及「董狐筆」、「良史」等兩類典故。

²⁰ 以下凡《左傳》引文，皆據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台北：新興書局，1979年據相臺岳氏本影印出版），不再逐一加註。

道歉，並進行補救措施。這則記事在《全唐詩》以「泥塗」出現二十六次，其餘分別是「年算六身」一次，「訪疑年」一次，「絳老」三次。除了「泥塗」之外，其餘或扣「絳州」，或扣「年老」，義雖皆原典中存有，卻遠非《左傳》敘此事之重點。《左傳》慣用「前敘後議」的結構，許多敘事的存在，往往只是為了帶出最後的史評：常以「君子曰」行之，或利用與事件同時代乃至相關的人物，進行對話以做評論。此則記事，利用絳縣老人「但記甲子不知年歲」，描繪師曠、史趙對史事掌握之精，及執政大臣趙孟能謝過，又有博學的士文伯為其佐，文末藉魯國季武子之口揄揚晉國多君子：

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左傳》襄公三十年的記事，結構上大約可裁切為前後兩大區塊，第一個區塊對諸國作評價式預言（或曰「邏輯推演的預言」），以「絳縣老人」這則晉國記事為樞紐，其前其後，皆是對各國之貶詞。「絳縣老人」之前為「楚令尹將有大事」（指自立為王）、子產評鄭國大夫爭鬥，預言「惡至無日矣」；「絳縣老人」之後，則為鄭伯與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以及蔡國、周王室王位之亂；再來是宋大災及子產預言陳國「不撫其民」「能無亡乎」。第二個區塊則落實報導第一區塊中提到的鄭、楚、宋諸國之亂，（陳亡在九年後，即魯昭公八年）。亦即對照前後記事來看，晉國「多君子」且君子之間合作無間的和諧氣氛，在一片「將亡將亂」的評價中，尤顯得「萬綠叢中一點紅」，而那硃紅一點，絕對是對襯於陳之「不撫其民」，強調晉之能「能撫其民」。事實上，晉令高齡老叟築城，亦不免五十步之譏，但趙孟能謝過補錯，趕緊免除了絳縣老人的徭役工作，且不僅止於慰撫這位高齡七十三的絳縣老人，也愛屋及烏，讓他「為君復陶」，²¹庶免日後又犯同樣的過錯。比起陳國「不撫其民」，乃至楚、蔡、鄭諸國大夫不惜為了權柄互相攻伐竄弑，晉大夫這一點善心不泯，較諸同年他國之記事，已算是「能撫其民」了，故評論曰：「晉未可媮」。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絳縣老人」這則記事，側重的是「朝多君子」及「愛

²¹ 依杜預注，「復陶」乃，「主衣服之官」；依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及郁賢皓、周福昌、姚曼波《新譯左傳讀本》皆以「陶」為「徭」，「復陶」是辦理「免徭役」之事。依原文趙孟又「以（絳老）為絳縣師」，則當以後者為是。

民」價值的宣揚，這點在前述「年算六身」、「訪疑年」、「絳老」等典故的使用中並未見發揮，唯有權德輿〈酬馮絳州早秋絳臺感懷見寄〉：「葉落徑庭樹，人歸曲沃煙；武符頌美化，亥字訪疑年。」²²及楊巨源〈送絳州盧使君〉：「絳老問年須算字，庾公逢月要題詩；朱欄迢遞因高勝，粉堞清明欲下遲。」²³稍稍觸及「關懷父老」層面，不過，此二詩用「絳老」及「訪疑年」之典，主要還是因為酬送對象履任絳州，用此典的焦點是要扣住「絳州」這個地點及馮、盧二人的「州牧」、「使君」身分。

至於出自這則記事的「泥塗」典，在詩中的確實涵義是什麼呢？表一是使用《左傳》「泥塗」典故之詩句：

表一：《全唐詩》引用「泥塗」典故一覽表

作者	詩題	用典詩句
杜甫	贈韋左丞丈	家人憂幾杖，甲子混泥塗
杜甫	折檻行	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
杜甫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旄頭初傲擾，鶉首麗泥塗
杜甫	長沙送李十一（銜）	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
杜甫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崔偉）之攝郴州	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
賀知章	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謨字	跡同遊汗漫，榮是出（一作拔）泥塗
劉長卿	贈別於（一作韋）群投筆赴西安	本持鄉曲譽，肯料泥塗辱
高適	苦雨寄房四（一作休）昆季	泥塗擁城郭，水潦盤丘墟
柳宗元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即賈鵬也）	遙知玄豹在深處，下笑羈絆泥塗間
柳宗元	跂烏詞	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
劉禹錫	樂天寄重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秋隼得時凌汗漫，寒龜飲氣受泥塗
皇甫湜	出世篇	斷羈羅，出泥塗

²² 全詩詳見《全唐詩》卷 321，頁 3618-3619。

²³ 全詩詳見《全唐詩》卷 333，頁 3725。

孟郊	和宣州錢判官使院廳前石榴樹	因謝丘墟木，空采（一作操）落泥塗
元稹	苦雨	已復雲蔽翳，不使及泥塗
元稹	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并序）	虎雖遭陷阱，龍不怕泥塗
羅立言	賦得沾美玉	幾年淪瓦礫，今日出泥塗
李涉	岳陽別張祐（祐）	龍蛇縱在沒泥塗，長衢卻為駑駘設
白居易	新樂府（并序）之官牛之諷執政也	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一作深）污馬蹄
白居易	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并序）之二	蓬莠生庭院，泥塗失場圃
白居易	聞庾七左降因詠所懷	或飄青雲上，或落泥塗中
白居易	感秋懷微之	昔為煙霄（一作霞）侶，今作泥塗吏
白居易	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	歲月徒催白髮貌，泥塗不屈青雲心
白居易	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	翻身落霄漢，失腳倒（一作到）泥塗（後二句注曰：予自太子贊善大夫，出為江州司馬）
白居易	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仰荷聖澤聊書鄙誠	炎瘴拋身遠，泥塗索腳難；綱初鱗撥刺，籠久翅摧殘
白居易	惻惻吟	泥塗絳老頭班白，炎瘴靈均面黎黑
白居易	答裴相公乞鶴（一作酬裴相公乞予雙鶴）	終宜向遼廓，不稱在泥塗

《全唐詩》中用到「泥塗」一詞者有二十八首，除了杜甫〈過南岳入洞庭湖〉及白居易〈雨雪放朝因懷微之〉二首純依字面意指「泥濘」，其餘二十六則為用《左

傳》「絳老辱在泥塗」之典；其中高適〈苦雨寄房四（一作休）昆季〉、元稹〈苦雨〉、白居易〈新樂府（并序）之官牛之諷執政也〉及〈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并序）之二〉等四首，由詩題及詩句字面義來看似乎純談雨後泥濘，但咀嚼全篇，隱隱然別有寓意；再旁參這些作者對「泥塗」之慣用隱喻，顯有沈淪下僚不得志之意；而孟郊〈和宣州錢判官使院廳前石楠樹〉則是以石楠自喻，謂己一如石楠，寧自落泥塗也不與丘墟之木爭豔。其後並自嘆「爭芳無由緣，受氣如鬱紆。抽肝在郢匠，歎息何踟躕。」²⁴故仍屬用典。也就是唐詩對「泥塗」這個典故，專取《左傳》裡趙孟對絳老之言：「使吾子辱在泥塗。」藉以拉出「屈居下位」之嘆，與整個「典例故實」的原焦點出入甚大。蓋絳老在原典中只是年高，「使子辱在泥塗」等語純粹是辭令，「辱」者恐指「年高而服苦役」，而非「下位之辱」；由絳老但知甲子不知記年，以及趙孟事後給他的職位，也看不出其人為不遇之賢才、為晉國之遺珠；亦即絳老在《左傳》記事裡，原只是跑龍套的角色，藉以帶出師曠、趙孟等人「皆君子」，晉國諸君子才是主角，而不是絳老；此則敘事的目標，談的是晉國君子能「保君撫民」，而不是「絳老之辱」。可是唐詩引用此典，幾乎全面地傾向「沈淪下僚」、「辱在草野」之嘆，顯然是「典例故實」意義的縮小及偏側。

第二個焦點典故是楚材晉用，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故事由楚大夫伍參、伍舉與蔡太師父子兩代的交情談起，政治的傾軋使得伍舉不得不出奔，好友聲子立願要讓伍舉回到故國。²⁵其後聲子出使往來晉楚兩國，藉便提到滯留晉國的楚大夫，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人才，言下頗有為楚國不重人才感到可惜之意。依《左傳》結構習慣，敘事之後，往往有議論，並以此點出篇旨所

²⁴ 全詩見《全唐詩》卷 380。

²⁵ 這一段又另形成「班荆」典故。

在，此篇亦然，所以當子木反問：「(晉國)獨無族姻乎？」正中聲子下懷，他滔滔不絕地引詩論史，辯證人才與國家興亡的關係：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行，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聲子先引《詩》、引《書》立下「勸賞、畏刑、恤民，治國之三大節」這個邏輯辯證關係，接著再舉四個實例以證成之：析公奔晉，日後繞角之役，因晉用析公之謀使得「楚師宵潰」終失華夏；雍子奔晉，其後彭城之役，晉兵欲遁，雍子止之，結果「楚師宵潰」，又失東夷；子靈奔晉，通吳於晉，教吳叛楚，結果「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賁皇奔晉，其後鄢陵之役，晉人從賁皇之策，結果「楚師大敗，王夷師燬」，楚失諸侯。歷歷數來，逐層凝聚出「楚才愈出，國事愈危」的因果關係；最後點出椒舉見誣，不得已而奔晉，若才智為晉所用，依前述歷史經驗，為楚國帶來的災患自必不小，說得「子木懼」，終得復伍舉於楚。

此段議論的敘事者有二，一是《左傳》作者，一是敘事中的敘事者——聲子；「預期讀者」也有二，一是讀此文的讀者，一是文中聆聽聲子的子木。聲子企圖說服子木迎回伍舉，作者則企圖宣傳其政治價值觀予讀者。以聲子來說，前半的長篇大論只為搏力一擊：「今又有甚於此者」——伍舉受誣調而奔晉；以《左傳》作者來說，前半關於治國大節之議論，才真是史策所欲垂誡後世之處，才真是「永恆不變」的道理（經），至於伍舉，與析公、雍子、子靈、賁皇等人是一樣的，都是為文本服務的「例子」，是用來說明道理的活生生之存在。由此可知，「楚材晉用」的故事本身，原說的是「懷才遭讒而流落異邦」的無奈以及「信讒失賢足以毀國」的警誡。這麼冗長的一段記事，出現在唐詩中，又是什麼風貌呢？表二是引用「楚材晉用」相關典故的詩歌一覽表。

表二：《全唐詩》引用「楚材晉用」典故一覽表

作者	詩題	用典詩句
皇甫冉	寄江東李判官	地誤吳平久，才當晉用求
駱賓王	幽繫書情通簡知己	昔歲逢楊意，觀光貴楚材
趙冬曦	奉和聖制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道合殷為礪，時行有楚材

劉長卿	硤石遇雨宴前主簿從兄子英宅	方寸抱秦鏡，聲名傳楚材
孟浩然	同盧明府錢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海園作	冠蓋趨梁苑，江湘失楚材
孟浩然	宴張記室宅	家封漢陽郡，文會楚材過
孟浩然	韓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	郡守虛陳榻，林間召楚材
包佶	酬于侍郎湖南見寄十四韻	楚材欣有適，燕石愧無功
高適	酬裴員外以詩代書	擁旄出淮甸，入幕徵楚材
杜甫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驂騑
權德輿	奉和鄜州劉大夫麥秋出師遮虜有懷中朝親故	壯志徵梁甫，嘉招萃楚材
羅隱	尚父偶建小樓特摘麗藻絕句不敢稱楊三首之三	闌檻初成愧楚才，不知星彩尚迂回

表中所列用典，除了杜甫〈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以「楚材」稱頌崔評事為美才，同時又指其出使夔州事，兩兼「楚」與「材」義；以及皇甫冉〈寄江東李判官〉以「晉用」點出李判官以外地人身份赴任吳地，稍稍涉及「任用外地人才」之義；其餘十則，全是以「楚材」泛指賢才，或稱頌歌詠的對象人才之美，少去原典故事中「賢者流落他鄉」的酸澀境遇與「治國當重人才」的叮嚀，故事性極薄弱，幾乎已成為定式的語典。

第三個較常出現的《左傳》事典是僖公十六年的「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根據杜預注，鷁鳥之所以退飛，全因風疾：

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

值得注意的是緊接在敘事之後宋襄公與周內史對這件事的看法：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宋襄公緊張兮兮地想參透天意是示警或賜福，周內史虛與委蛇之後，明告旁人：「鷓鴣退飛只不過由於陰陽失調（故風勢異於常態地颯疾），至於運勢之吉凶，完全繫乎人之所作所為。」這番話與隱公元年鄭莊公所說的「多行不義必自斃」，理正相通。一件看似災異的記事，《左傳》以人事作結，其價值取向確然可睹。那麼這個事件以何種面貌出現在唐詩呢？表三是《全唐詩》中出於「六鷓退飛」記事的典故。

表三：《全唐詩》引用「六鷓退飛」典故一覽表

典故用語	作者	詩題	用典詩句
宋都鷓 ²⁶	李群玉	送魏珪覲省	未折月中枝，寧隨宋都鷓
宋都風	楊知至	復落後呈同年	寒谷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
宋都高風	李咸用	與劉三禮陳孝廉言志	宋國高風休斂翼，聖朝公道易酬身
鷓鴣路	杜甫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倚風遺鷓鴣路，隨水到龍門
退鷓	許棠	獻獨孤尚書	退鷓已經三十載，登龍曾見一千人
	孟浩然	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	星羅牛渚夕，風退鷓舟遲
	錢起	沔陽古渡作	牧牛避田燒，退鷓隨潮風
	董思恭	詠風	相鳥正舉翼，退鷓已驚飛
	李咸用	途中作	退鷓風難急，攀龍志已堅

上表中除了董思恭〈詠風〉用此典明指「風疾」，及孟浩然轉鷓鴣為鷓舟，亦以舟退扣「風」字，²⁷餘皆可以看出「六鷓退飛」事件已有逸出原典的文學隱喻，

²⁶「鷓」、「鷓」互為正、異體字。鷓，《說文·鳥部》：「鷓，鳥也。從鳥、兒聲。」《五經文字·鳥部》作「鷓」。《集韻·入聲·錫韻》「鷓鷓」下云：「倪歷切。《說文》

云：「鳥也。從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鷓退飛。』」《經典文字辨證書·鳥部》以「鷓」形為正，「鷓」為其別體。《重訂直音篇·卷六·鳥部》以為「鷓」同「鷓」字。按：鷓字從鳥、益聲，為後起形聲字，音義與「鷓」同，故當為「鷓」之異體字。以上辯證參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其隱喻意義之生成大抵是循著以下的思維脈絡：「退鷁」→「風疾」→「逆境」。如錢起〈泜陽古渡作〉乍看是寫景之作，寫鷁鳥為風所退，但「遭逢逆境」寓意甚明：

日暮問津處，雲霞殘碧空。牧牛避田燒，退鷁隨潮風；回首故鄉遠，臨流此路窮。翩翩青冥去，羨彼高飛鴻。

詩末以「羨彼高飛鴻」點出題旨，則「退鷁」自是對比「飛鴻」而言，是「路窮鄉遠」不得志的隱喻了。

因此，唐詩中引用「六鷁退飛」典故，隱喻現實環境的種種打擊，已擴大了原敘事中「風」之意涵，卻忽略了這則記事中「吉凶由人」之教訓。此外，唐詩用此典故言及的挫折或逆境，皆指「落榜」或干謁失利，卻也自許當效宋鷁不畏風之精神，再接再厲，如李群玉「寧隨宋都鷁」、李咸用「宋國高風休斂翼」、「退鷁風難急，攀龍志已堅」等語，這種隱喻意義高度集中的情況，值得注目。

引「衛懿公鶴」之典者亦頗多，通常以「軒鶴」謙稱無才，或譏刺「小人而居高位」的社會倒錯現象，典出閔公二年狄滅衛事：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焚澤，衛師敗績。

鶴只供懿公賞玩，絕無治國之才，卻享有祿位，其荒誕如是。表四是《全唐詩》中用「衛懿公鶴」記事的典故。

表四：《全唐詩》引用「衛懿公鶴」典故一覽表

典故用語	作者	詩題	用典詩句
衛鶴	李白	贈宣城趙太守悅	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
	錢起	觀村人牧山田	顧慚不耕者，微祿同衛鶴。
	鄭啟	嚴塘經亂書事	在野傅岩君不夢，乘軒衛懿鶴何功。

²⁷董思恭的作品係其詠物系列作品之一；至於孟浩然〈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依該篇文章意及「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生平來看，恐亦或有所寓意焉，該詩見《全唐詩》卷160：「星羅牛渚夕，風退鷁舟遲。浦溆嘗同宿，煙波忽間之。榜歌空裡失，船火望中疑。明朝泛潮（一作湖）海，茫茫何處期。」

	白居易	觀稼	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
寵鶴	高適	贈別王十七管記	畫龍俱在葉，寵鶴先居衛。
	竇群	觀畫鶴	華亭不相識，衛國復誰知。
乘軒者	張九齡	郡中每晨興輒見群鶴 東飛至暮又行列而返 哢喉雲路甚和樂焉余 愧獨處江城常日送此 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卻念乘軒者，拘留不得飛。
乘軒鶴	沈佺期	移禁司刑	寵邁乘軒鶴，榮過食稻鳧。
乘軒	孟浩然	夏日與崔二十一同集 衛明府宅	舞鶴乘軒至，游魚擁釣來。
	李白	賦得鶴送史司馬赴崔 相公幕	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
	杜甫	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	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
	張眾甫	寄興國池鶴上劉相公	欲飛還斂翼，詎敢望乘軒。
	盧綸	和馬郎中畫鶴贊	削玉點漆，乘軒姓丁。
	武元衡	夏日陪馮許二侍郎與 嚴秘書遊昊天觀覽舊 題寄同里楊華州中丞	臺殿雲浮棟，綉纓鶴在軒。
	杜牧	聞開江相國宋下世二 首之二	誰令力製乘軒鶴，自取機沈在檻猿。
	許渾	太和初靖恭里感事	謗起乘軒鶴，機沈在檻猿。
	李商隱	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 六韻	乘軒寧見寵，巢幕更逢危。
	孔德紹	賦得華亭鶴	華亭失侶鶴，乘軒寵遂終。
大夫軒	元稹	和樂天感鶴	自隨衛侯去，遂入大夫軒。

大夫軒	白居易	感鶴	一飽尚如此，況乘大夫軒。
-----	-----	----	--------------

用「衛懿公鶴」典故以謙稱己之不才而謬受寵遇者，如沈佺期〈移禁司刑〉自稱：「寵邁乘軒鶴，榮過食稻鳧。」、李白〈贈宣城趙太守悅〉：「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張衆甫〈寄興國池鶴上劉相公〉：「欲飛還斂翼，詎敢望乘軒。」等；或寫自己看似得祿（為幕僚），但境況危窘的，如李商隱〈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六韻〉：「乘軒寧見寵，巢幕更逢危。」；更多的是用以諷刺小人得志，尸居祿位，如高適〈贈別王十七管記〉：「畫龍俱在葉，寵鶴先居衛。」諷刺不才之人卻反而得寵信；此外，鄭起〈嚴塘經亂書事〉：「在野傳巖君不夢，乘軒衛懿鶴何功。」甚至直指國君放著賢臣流落在野，卻對無德無功的小人封爵封賞；白居易〈觀稼〉則先是寫一片祥和的豐年農村，美麗的表象卻不堪一問，農村真正的生活原來卻是：「筋力苦疲勞，衣食常單薄。」瞭解真相後的白居易不禁感喟：「自慚祿仕者，曾不營農作。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占著祿位者，如若不能盡心國事，比起盡力穡稼以活眾口的農夫，就真的如同衛鶴了。

（二）焦點人物

《左傳》眾多中的人物中，最受唐詩人青睞的是誰呢？第一個是楚囚鍾儀，第二是管仲、鮑叔牙。鍾儀事見《左傳》成公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楚人鍾儀，於鄭於晉兩度為囚，直到范文子在其得體的應對之間，發現他身分雖是樂官，行為卻不折不扣是個君子，鍾儀這才得到應有的禮遇，並見委以和成晉楚兩大國的重任。這段記事有兩個重點，一是如此「仁信忠敏」兼具的君子，卻淪為階下囚，則伯樂之難遇可知；二是《左傳》作者借范文子之口，仔細定義「君子」當有的美德。在唐詩中跟鍾儀有關的典故是「楚囚」、「南音」、「南冠」、「鍾儀」、「楚奏」等，表五是唐詩引用「楚囚」相關事典一覽表，共有二十三首。

表五：《全唐詩》引用「鍾儀南冠而縶」典故一覽表

典故用語	作者	詩題	用典詩句
楚囚	王昌齡	箜篌引	九族分離作楚囚，深溪寂寞弦苦幽，草木悲感聲颼颼
	戴叔倫	曾游	絕粒感楚囚，丹衷猶照耀
	李涉	硤石遇赦	天網初開釋楚囚，殘骸已廢自知休
	李涉	謝王連州送海陽圖	謝家為郡實風流，畫得青山寄楚囚
	唐彥謙	奉使岐下聞唐弘夫行軍為賊所擒傷	報國捐軀實壯夫，楚囚垂欲復神都
	徐鉉	移饒州別周使君	正憐東道感賢侯，何幸南冠脫楚囚
	李白	金陵新亭	四坐楚囚悲，不憂社稷傾
	李商隱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相攜花下非秦贅，對泣春天（一作風前）類楚囚
楚奏	駱賓王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秦聲懷舊裡，楚奏悲無已
	駱賓王	幽繫書情通簡知己	自憫秦冤痛，誰憐楚奏哀
	儲光義	同張侍御宴北樓	不分開襟悲楚奏，願言吹笛退胡兵
南音	劉駕	久客	南音入誰耳，曲盡頭自白
南冠	盧照鄰	贈李榮道士	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群
	駱賓王	憲台出繫寒夜有懷	應自迷北叟，誰肯問南冠
	駱賓王	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

	李白	萬憤詞投魏郎中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
	李白	流夜郎聞酺不預	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竄遐荒
	柳宗元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 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 二首	一生判卻歸休，謂著南冠到頭
	趙嘏	長安晚秋	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鍾儀	楊炯	和劉長史答十九兄	鍾儀琴未奏，蘇武節猶新
	李白	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 征君蕤	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
	劉禹錫	游桃源一百韻	楚奏繫鍾儀，商歌勞甯戚
	白居易	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 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 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 韋大員外……	鍾儀徒戀楚，張翰浪思吳

由上表可以看出，「鍾儀楚囚」相關典故大多與「苦」「悲」「泣」「傷」「哀」「憐」「啼」等字眼連結在一起，少了原典中鍾儀毫無怨對的君子形象，取義側重「階下囚」或「遠謫異方」而已，如王昌齡的〈箜篌引〉，以不言不寐彈箜篌的「遷客」當主述者，彈唱一位將軍的故事：「為君百戰」的將軍，因被誣陷，如今是「瘡病驅來配邊州」、「九族分離作楚囚」。李涉的〈硤石遇赦〉則以楚囚自喻，遇赦自是「天網初開」。駱賓王更是一而再地以鍾儀自況，對左遷之事怏怏難平。連一向看似豪邁的李白，在五十七之齡以參加永王兵敗，陷潯陽獄，定罪流放夜郎。他引用「楚囚」典故的兩首詩，皆作於此時。在〈萬憤詞投魏郎中〉李白自稱是南冠君子。但正因是「君子」而「罹鯨鯢」，當然會「呼天而啼」，甚至「淚血地而成泥」，「萬憤」地呼喊「蒼蒼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我牢狴。」也就是說在特重才華的唐代，對鍾儀流落兩異國之後，才終得以遇到范文子這位伯樂的「不遇」或「知遇」之情竟然不甚注目，對這則故事強調的儒家「君子」

特質，除了李白略有提及「君子」二字，其他更是直接忽略而過，反而單取「成為楚囚」以為貶謫文學中的特定意象。

第二個唐詩常見的人物是管仲與鮑叔牙，事見莊公九年：

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莊公八年齊襄公見弑，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競逐君位，鮑叔牙輔佐小白搶得機先，又打退欲輔立公子糾的魯國，成功即位，是為齊桓公。輔立有功的鮑叔卻極力推薦輔立公子糾失敗的管仲為相，造就一則千古佳話。與管鮑有關而出於《左傳》的典故有「薦（荐）夷吾」、「管鮑」、「鮑叔知」、「夷吾」等，詳見表六，計有十七則，另附見相關者六則。

表六：《全唐詩》引用「管仲鮑叔牙」典故一覽表

典故用語	作者	詩題	用典詩句
荐夷吾	李白	陳情贈友人	鮑生荐夷吾，一舉致齊相
管鮑	李白	筌篴謠	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李白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敘封昆季	托意在經濟，結交為弟兄。毋令管與鮑，千古獨知名。
	李白	贈張相鎬二首之一	昔為管將鮑，中奔吳隔秦。
	楊巨源	題趙孟莊	管鮑化為塵，交友存如線。
	李咸用	古意論交	常恐管鮑情，參差忽終老。
	李咸用	論交	松篁貞管鮑，桃李艷張陳
鮑叔知	張九齡	酬通事舍人寓直見示篇中兼起居陸舍人景獻	價以陸生減，賢慚鮑叔知
	張九齡	南還以詩代書贈京師舊僚	上慚伯樂顧，中負叔牙知
	劉長卿	送裴四判官赴河西軍試	鮑叔幸相知，田蘇頗同遊

	李嘉祐	奉和杜相公長興新宅即事 呈元相公	雅望歸安石，深知在叔牙
	高適	宋中遇陳二	常忝鮑叔義，所期王佐才
	杜甫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
	杜甫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之二	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
	孟遲	寄浙右舊幕僚	慚愧故人同鮑叔，此心江柳尚依依
	李山甫	赴舉別所知	叔牙憂我應相痛，回首天涯寄所思
	羅隱	東歸別常修	唯慚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附)	元稹	別李三	鮑叔知我貧，烹葵不為薄
	杜甫	貧交行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白居易	初除戶曹喜而言志	不以我為貧，知我家內貧
(附)	夷吾	陳子昂 酬李參軍崇嗣旅館見贈	樂廣雲雖睹，夷吾風未春。
	高適	真定即事奉贈韋使君二十 八韻	郡稱廉叔度，朝議管夷吾
(附)	射鉤	杜牧	射鉤後呼父，鈞翁王春師

從表六的詩句可以看出，除了少數幾首（如楊巨源、李咸用的作品）是以「管鮑」泛指知交好友，其他都特別側重鮑叔對管仲的「知」，可見詩人對此典故的引用，是在一種渴求知己（或曰「伯樂」）的心境底下運作的。

除此之外，宣公二年記晉靈公不君，趙盾因驟諫而惹來殺身之禍，幸賴靈輒

²⁸管鮑相交相知事，除了《左傳》，亦見諸其他典籍，《國語》卷六〈齊語〉所記與《左傳》相同，特詳鮑叔之語耳；《史記》卷六十二〈管晏列傳〉則提到管仲之貧；《韓非子》卷十五〈難一〉及《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則言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為相之事。今溯其源，仍歸入引用《左傳》之典故。元稹〈別李三〉、杜甫〈貧交行〉及白居易〈初除戶曹喜而言志〉提到管仲之「貧」明顯來自《史記》，因仍提及管鮑之交，故附見。陳子昂、高適詩則但提夷吾，未提鮑叔；杜牧〈杜秋娘詩〉側重的是桓公之任賢，三詩所論不在管鮑之交，但射鉤事源亦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故仍列於後以附見之。

報恩相救，乃得以九危之中脫身。靈輒者何？從前受趙盾救助的餓人是也：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鬥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箪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唐詩中與此故事中人物相關的典故，有讚頌良史的「董狐筆」、「良史」，此外就是感佩靈輒報恩圖知己的「一飯報」、「倒載」、「翳桑顧求」、「一餐報」等，表七是與靈輒相關的典故一覽表。

表七：《全唐詩》引用「翳桑餓人靈輒」典故一覽表

典故用語	作者	詩題	用典詩句
倒載	杜甫	八哀詩·贈司空王公思禮	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載
報一餐	鄭愔	貶降至汝州廣城驛	去去懷知己，何由報一餐
報一飯	杜甫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
	吳融	離雲溪感事獻鄭員外	一飯意專堪便死，千金諾在轉難酬
	杜荀鶴	辭座主侍郎	一飯尚懷感，況攀高桂枝
	王建	求友	每懷一飯恩，不重勸勉詞
	李頻	辭夏口崔尚書	一飯仍難受，依仁況一年
翳桑顧求	李紳	卻到浙西	野悲揚目稱嗟食，林極翳桑顧所求
靈輒	李翰	蒙求	靈輒扶輪，魏顆結草

圍繞著靈輒典故的，都是對知己的報恩之思。

由上述三表可以看出，《左傳》裡這幾位人物之所以特別受到唐人重視，圍繞的是「知音」這個軸心。知禮守本的樂官鍾儀楚囚被《左傳》稱為「君子也」，卻由楚而鄭，由鄭而晉，淪為繫縛異邦之囚，除了范文子，無人看出其「君子」特質。而唐代詩人被貶官甚至流放他鄉時，難免自我比附，哀怨自嘆繫縛困境；管仲得鮑叔牙之相知，乃能相齊國，一身治才方得以有發揮的舞台；翳桑餓人靈輒，宦已三年卻幾幾淪為路旁餓殍，命運在趙盾的賜食之後改變，趙盾之「賜食」，乃出乎一時之同情；推薦靈輒「為公介」，則屬拔擢的知遇之恩。因此可以說，此三典故之多次被提及，或與唐詩人對知音的渴求、冀得貴人提拔的干謁之風有關。

其他還有哪些人物被拿來做仿同比擬呢？助晉和戎的魏絳也被提及數次。魯襄公四年晉侯欲伐戎狄，魏絳以當時情勢說明「獲戎失華」的危機，建議不如和戎，反而可得五利功：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

晉侯從其議，晉國也因此得以「脩民事，田以時」，其後證明魏絳的建議是正確的，所以在魯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並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魏絳在這則記事裡扮演的角色並非平戎有功的將軍，反而是不著痕跡勸諫「好田」的晉君修民事的諍臣，但在唐詩中，多用魏絳以比擬從軍者或入蕃使節，側重在故事裡「和戎」的結果，如張說〈送鄭大夫惟忠從公主入蕃〉：「和戎因賞魏，定遠莫辭班。」；杜審言〈送高郎中北使〉：「歌鐘期重錫，拜手落花春」；陳子昂〈送魏大從軍〉：「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以及杜甫〈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魏絳已和戎。」。表八是《全唐詩》引用「魏絳和戎」典故的情況：

表八：《全唐詩》引用「魏絳和戎」典故一覽表

典故用語	作者	詩題	用典詩句
五利功	權德輿	送張曹長工部大夫奉使西番	青史書歸日，翻輕五利功。
五利	吳融	金橋感事	百年徒有伊川嘆，五利寧無魏絳功。
和戎	張說	送鄭大夫惟忠從公主入蕃	和戎因賞魏，定遠莫辭班。
歌鐘重錫	杜審言	送高郎中北使	歌鐘期重錫，拜手落花春。
	陳子昂	送魏大從軍	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
	杜甫	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	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
	戎昱	涇州觀元戎出師	衛青師自老，魏絳賞何功。
	杜牧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	魏絳言堪采，陳湯事偶成
		摩幢十韻	

此外，亦有以介之推仿同者，《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介之推不滿同僚居功的醜態，而與母親退隱：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但唐詩人提及介之推時，卻有大異於「介之推不言祿」²⁹之情懷者，如郭鄖〈寒時寄李補闕〉：「……人間後事悲前事，鏡裡今年老去年。介子終知祿不及，王孫誰肯一相憐。」；李涉〈長安悶作〉：「每日除書空滿紙，不曾聞有介推名。」；

²⁹ 原典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杜甫〈送李卿曄〉：「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等，看得出這些詩人對功名仍是充滿了期待。表九是《全唐詩》引用「介之推」典故的情況：

表九：《全唐詩》引用《左傳》「介之推」典故一覽表³⁰

典故用語	作者	詩題	用典詩句
晉山	杜甫	送李卿曄	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
介推	顧況	擬古三首	浮生果何慕，老去羨介推。
介推	李涉	長安悶作	每日除書空滿紙，不曾聞有名。
介子	郭鄖	寒食寄李補闕	介子終知祿不及，王孫誰肯一相憐。
子推	孟雲卿	寒食	貧居往往無煙火，不獨明朝為子推。
綿上隱	李德裕	近於伊川卜山居將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有感 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鶴	欲追綿上隱，況近子平村

(三) 失去經義的特殊詮釋

序論的部分已提過「闡釋」行為本身的主體性，不論闡釋者如何盡量保持所謂的「客觀」，都無法避免或隱或顯的「前理解」參與闡釋，唐代詩人的時代與經書產生的時代已有不小的距離，彼此面對的問題自然參差有落差，具體呈現的狀況，就如前二節所見，「典例故實」存在原始文本時的意義，與引用在新文本時的意義是變動的，少有意義場域完全相等的，它或縮小或偏側，或擴大或轉成隱喻，甚至也有翻新的情況，本節主要討論的就是典故使用時之意義與經書中原義有所離的情況。

以申包胥哭秦庭討救兵一事，³¹元稹〈楚歌十首〉之六：「包胥心獨許，連

³⁰ 另有「焚林」典亦與介之推有關，但非出自《左傳》，故不錄。

³¹ 定公四年，伍子胥出奔前，曾告訴好友申包胥：「我必復楚國。」申包胥勉勵他為父兄報仇，但也立誓說：「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其後伍子胥果然成功利用吳國攻陷楚

夜哭秦兵。千乘徒虛爾，一夫安可輕。」言不可輕忽賢士的力量；李百藥〈郢城懷古〉：「莫救夷陵火，無復秦庭哭。」慨嘆哲人已遠；李白更是提及多次，如〈奔亡道中五首之四〉：「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酬裴侍御對雨感時見贈〉：「申包哭秦庭，泣血將安仰。」；〈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悲作楚地囚，何由哭秦庭。」屢屢以申包胥自喻，表達自己報國之心一如申包胥之熱烈，卻以「將安仰」、「何由」等詞道出欲報無門，欲效無徑的憤懣。李白這樣擁抱現實的入世情懷，在受盡百折千傷之後，也不免結起了纒纒不可碰觸的痂疤，因此，在〈鳴皋歌送岑徵君〉裡對申包胥一事，評價就很不同，全詩在描繪完「洪河凌競不可以徑度」「邈仙山之峻極兮」等多方挫折之後，作者看清醜陋的現實竟是：

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
 螻蛄嘲龍，魚目混珠；
 嫫母衣錦，西施負薪。

在這種環境底下出仕，豈不等於是「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整齋於風塵？」因此曾經一心展才報國的李白，在極度憤世的心情下，竟而說出：

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卻秦。
 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
 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
 長與君兮鄉親。

他再也不肯認同申包胥的義行，反而帶點自我安慰地說那不過是出於耀世的動機，徒然苦身釣名罷了，不如丟下這個倒錯的天地，學白鷗悠然遠颺。

此外，申包胥哭秦庭事，原典說「秦師乃出」，韋應物〈睢陽感懷〉引用此典，卻說：「使者哭其庭，救兵終不至。」蓋因此詩係追弔張巡、許遠死守睢陽城事，故以申包胥比擬斷指求援的南霽雲，當年秦出兵救楚了，今時的睢陽城，等到的卻是「救兵終不至」，令韋應物不禁感嘆：「儒生獨全義，空城唯白骨」。

李白〈鳴皋歌送岑徵君〉的論述，當然是不合經義的，卻頗有時代意義可深入觀察。韋應物〈睢陽感懷〉則改變原典事實，以造成讀者的認知衝突，藉此產生古今相照，更添歎噓的文學效果。

對反於經義的例子也有，有些是刻意的詰問，有些則是引喻失當。如沈佺期因張易之事，牽連流放，作〈從驩州廨宅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君〉詩，表面上是

國郢都，申包胥跑到秦國求救兵，秦伯卻思拖延敷衍，申包胥遂「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以「驩兜」自喻，卻反問：「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為自己抱屈的心態十分明顯。只不過根據《左傳》文公十八年的記載，「驩兜」（原文稱「渾敦」）的形象是「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如此之人，如何不流放？

類此比擬不倫，造成經義失焦的情況又如王緯〈喜陸侍御破石埭草寇東峰亭賦詩〉：「更憐羈旅客，從此罷葵丘。」以「罷葵丘」稱賀陸侍御得以解除征戍；貫休〈送人征蠻〉：「名須麟閣上，好去及瓜還。」以「名上麟閣」預祝出征的人立功，以「及瓜」祝福其早早歸朝。「葵丘」、「及瓜」兩個典故俱出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其後「公問不至」，連稱、管至父兩人要求解除征戍也不得齊襄公同意，最後以弑君收尾。齊襄公淫亂不倫，原就不是好國君，在這則記事裡又添上「言而無信」一樁蠢事；連、管兩人則十足是個「難養也」的小人形象，總之是「君不君，臣不臣」的一筆爛賬，拿來比擬破寇有功的侍御或用來祝福征人，都與經旨相離甚遠。

對故實進行反思詰問的情形也不少，昭公二十九年「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蔡墨「蟲莫知於龍」是否為真，蔡墨答以「人實不知，非龍實知」並談了一堆古人豢龍御龍之事：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醴川。醴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總之，龍最後的下場是死後被劉累「潛醢以食夏后」。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³²：「龍智猶輕醢，龜靈未免剝。」及〈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用的正是此典。靈物如龍，都有淒涼如是的身後，貶逐異鄉的白居易以此來寬慰自己所面對的滄桑不平。不過《左傳》原典並未認同「蟲莫知於龍」的說法，龍之見醢也是死後之事，而非生龍被活吃了，白居易的感慨不免因自我投射太強而依傍過度了。

上一節曾提到詩人以「鶴軒」自謙不才，或諷刺小人得位者，但也有不少詩歌引用此典，卻完全失去這樣的貶斥意味，如權德輿〈縣君赴興慶宮朝賀載之承行冊禮因書即事〉：「相期偕老宜家處，鶴發魚軒更可憐。」當初衛懿公愛鶴亡國，後賴齊存之，齊桓公並贈夫人魚軒等禮物，以慰其亡國後物資之困窘，權德輿用「魚軒」卻純指其妻之縣君封號，經書裡玩物亡國之教訓、棄國奔逃之悽惶全然不見了。類似引用的又如武元衡〈夏日陪馮許二侍郎與嚴秘書遊昊天觀覽舊題寄同里楊華州中丞〉：「臺殿雲浮棟，綉纓鶴在軒。」，張九齡〈郡中每晨輿輒見群鶴東飛至暮又行列而返啁啾雲路甚和樂焉余愧獨處江城常日送此意有所羨遂賦以詩〉：「卻念乘軒者，拘留不得飛。」，孟浩然〈夏日與崔二十一同集衛明府宅〉：「舞鶴乘軒至，游魚擁釣來。」，李白〈賦得鶴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都純用以詠鶴，與經義完全不相干了。

又如李端〈下第上薛侍郎〉：「幸得皮存矣，須勞翼長之。」此處用了兩個《左傳》的典故：「皮存」與「翼長」。「皮存」典出僖公十四年秦國饑荒，使乞糴于晉，晉惠公未報秦施而竟又弗與，終於引來後來兩國的韓原之戰：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根據杜預的注，「皮」比喻夷吾（後來的晉惠公）求秦協助其返國所許諾的五城，「毛」則比喻這次糴米的要求。「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翼長」典出哀公十六年白公勝的叛亂，白公磨刀霍霍，毫不諱言將要殺子期，子西聽到這個消息卻說

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³² 原題作「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元稹集和此詩注內本題末尚有兼投弔席八舍人七字）」

子西認為自己死後，白公勝就可依第當上令尹或司馬，應當不會闖什麼大禍。當然事後證明子西的判斷完全錯誤。依此看來，「皮存」、「翼長」原來的背景裡，藏著背恩忘義的不堪，李端卻單純用以比附自己對薛侍郎的依附，冀求得到薛侍郎的提拔培植。這已是完全視創作者之需要而擺弄典故，相對的卻也失去用典的「古今磨盪、相互輝映」的隱曲之美了。

三、由用典看唐詩人對《左傳》的接受

綜觀唐詩引用《左傳》典故的趣尚，可以看到詩人有「懷才不遇」之集體焦慮，如「泥塗」、「宋都鴟」等典故的使用，意義都對焦於懷才卻「未得其位」，或求位時遭到的阻逆；其次再由「懷才不遇」的焦慮往正反兩面延伸，正面是對知音之慕求或感恩，如「管鮑」、「靈輒一飯報」等典故之使用；反面則是陳述受挫的心情，如以「楚囚鍾儀」、「介之推」等人物自喻，迭有失路之嘆；甚至有以「軒鶴」無能而得寵、「麒麟」及「龍」雖有靈而仍有失時之憂等，來控訴現實之坎坷艱辛與不公義。

這樣的情懷，對照著唐代士人的出路問題以及因此而來的干謁風氣來看，其實是很能理解的：

盛唐士人積極入世的理想，在實踐中並未取得理想之結果。歷史喚起了士人的追求，給予他們的滿足卻極為有限。³³

所以不只「管鮑」、「之推」、「退鷁」等使用得多，「伍員豈是吹簫者，冀缺非同執耒人。」³⁴「澗深山險人路絕，老死不逢工度之。」³⁵等，亦念茲在茲，全都低迴著「不為人知」的喟嘆。由此可知，唐詩人在用典時，偏向以「史」來接受《左傳》，把《左傳》的敘事當例證、當比喻、當依附，因此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大

³³ 霍志軍，〈恥干謁和事干謁——試論杜甫人格的複雜性〉，《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一期（2005年3月，頁97-100），頁98。

³⁴ 徐寅〈龍螫二首之一〉。伍員吹簫典出《史記》卷79〈范雎傳〉；「冀缺」典出《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兩典皆指有才而未顯。

³⁵ 白居易〈新樂府（并序）之澗底松之念寒俊也〉。「工度」典出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爭長事。隱公使羽父調停，引周諺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工度」因而有拔識賢才之意。

膽地與經義相出入，甚至連原敘事、原情境也不甚搭顧。當然，文人解經、用典，常以己意識論，與經典詮釋者出於「逼近真理」、「追求作者之意」的努力或根本認知就有不同，但這樣的用典趨向，與唐人視《左傳》為史的風氣，³⁶仍有值得互參、照看的價值。

四、結論

經學一直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知識基礎，儒家對士人的入世要求，常常也成為讀書人心中的價值標竿。唐代亦然，不以經學名家的詩人裡，杜甫自稱「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³⁷，至於「五歲誦六甲」、「十五觀奇書」的李白，明顯地絕非浸淫於儒家經典的傳統儒生，卻仍是以儒者的責任自我要求：「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願一佐明主，功成返舊林」；³⁸從事政治革新失敗的柳宗元自述其學養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³⁹唐文人的經學或儒學背景於此可略窺一二。所以當這些詩人，在落筆表達意見時，即便被我們認為是文人而非經學家，仍免不了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意識裡的經學底蘊；面對無經學專著的詩人，觀察其用典，應是最明顯且易於掌握其經學素養的線索。

本研究透過詩人所用的經書典故，管窺當時大部分的士子（大多也是接受經學教育者）思維重心，或其深沈意識的可能面貌。進而探究經書義理流傳到了唐，在詩人（代表非專門經學家的一般士人）的理解裡，可能變動的部分。

³⁶ 如劉知幾《史通》分史為六家，《左傳》為其中一家：「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權而為論，其流有六：……三曰左傳家……」（《史通釋評》，台北：華世出版社，1981年，初版，卷1，頁1）；又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又其屬稿，先據《左傳》、《國語》、《繫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亦顯然將《左傳》歸為史書；皮錫瑞《經學通論》〈論杜預專主左氏似乎春秋全無關係無用處不如啖趙陸胡說春秋尚有見解〉：「啖助在唐時，已云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跡，玩其文采，如覽史籍，不復知有春秋微旨。」（北京：中華書局2003，初版，頁73-74）

³⁷ 杜甫〈進雕賦表〉。

³⁸ 以上皆李白詩，分見〈上安州裴長史書〉、〈贈張相鎬〉、〈贈韋秘書子春〉、〈留別王司馬嵩〉。

³⁹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唐柳先生集》卷34。

科舉及干謁既然是當時讀書人入仕（其實也是入世）的主要管道，則士子的奔競，其實是在意料之中的，《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九提到楊綰曾上書痛陳干謁時弊云：

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⁴⁰

說他們「致虛聲」「矜能勇進」「露才揚己」「遞相黨與」都是實況，史書所載不乏其例。不過由士子的角度來看待干謁一事，除了部分慕功名、貪權柄之輩，在當時，士人要實踐其所學（儒家治國之道），要發揮其治才，捨此恐無他途。唐代士子奮翅於仕途，力圖有個施展才華的場域，除了寒窗苦讀，還得「驅馳於要津」，折盡腰肢，這恐怕不會是愉快的經驗，如果又屢屢遭到現實莫名的打擊，心中如何能平？難怪下筆創作時，最容易浮上心頭的，不外乎懷才難伸、辱在泥塗的恐懼、無奈；或是小人得志、君子反為楚囚的世道艱難。其嗷嗷待哺的心靈，求的不過如鮑叔之知管仲，如靈輒之遇趙盾，如范文子之稱美鍾儀——一個看得見他們的才能與德行的人。

經書被認為具有絕對永恆的存在本質，所謂「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⁴¹「永恆」的具體呈現，卻反而在隨世代需要而變動的意義（價值）之中，不斷「變動」正是經學「永恆」之所在，每個世代的讀者，皆可於經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依，此其所以為「恆」也。因此，本研究要強調的是，這些典故的使用，不只在某種程度上闡釋了經義，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也透過文學文本的流動，傳播了經義，而且是被詩人詮釋過的、已敷上「唐」粉的經書義理。文人以典故展現他們對經書的了解、運用乃至質疑提問，其深度未必及得上經學家，但這些闡釋的影響力，不見得會比經學專著小；這些闡釋的傳播力，恐亦比一般經書的名物訓詁、章句注疏等專書廣，經書義理詮釋擺盪的幅度也因之加大。

在經學史的觀察中，中唐以後漸有疑古惑經之風，被認為具體呈現此風氣的

⁴⁰ 頁 3431-3432。

⁴¹ 《文心雕龍·宗經》

是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的《春秋》學，「會通和直尋是其治經的方式，是表現義理的途徑……具體體現了他們治經與別人的不同，具有經學轉向的意義……是儒生對時代的反應，表現了他們經世致用的思想……掀起了一股新的經學思潮並最終完成了經學發展的轉變。」⁴²事實上，這些解經的特點，在唐詩人用典之中也約略可以看出，如若要進一步探究唐人解經態度的轉變，唐詩用典這個部分，也許可以提供一些更普遍的風向轉變之文化史觀察。

⁴² 楊新勛，〈唐代啖趙陸的《春秋》學〉，《殷都學刊》2002年3期（頁68-74），頁74。

